

# 人間詞話

清·王國維

（西元 1877~1927）字靜安，號觀堂，清末浙江海寧人。自治經史、古文學、古器物，兼及文學史、文學批評，有極深創獲。任清華大學教授，憤世嫉俗，後投昆明湖自盡。著述甚多，合刊為海寧王忠公遺書，另有靜庵文集，輯其早年論哲理、評文藝之作。

一

詞以境界為最上。有境界則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。

二

有造境，有寫境，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頗難分別。因大詩人所造之境，必合乎自然，所寫之境，亦必鄰於理想故也。

三

有有我之境，有無我之境。〔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〕（1）〔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裡斜陽暮。〕（2）有我之境也。〔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〕（3）〔寒波澹澹起，白鳥悠悠下。〕（4）無我之境也。有我之境，以我觀物，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。無我之境，以物觀物，故不知何者為我，何者為物。古人為詞，寫有我之境者為多，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，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。

（1）馮延巳〔鵲踏枝〕：

庭院深深深幾許？楊柳堆煙，簾幕無重數。玉勒雕鞍遊冶處，樓高不見章台路。雨橫風狂三月暮，門掩黃昏，無計留春住。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

（2）秦觀〔踏莎行〕：

霧失樓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斷無尋處。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裡斜陽暮。驛寄梅花，魚傳尺素，砌成此恨無重數。郴江幸自繞郴山，為誰流下瀟湘去！

（3）陶潛〔飲酒詩〕第五首：

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。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

（4）元好問〔穎亭留別〕：

故人重分攜，臨流駐歸駕。乾坤展清眺，萬景若相借。北風三日雪，太素秉元化。

九山鬱崢嶸，了不受陵跨。

寒波澹澹起，白鳥悠悠下。懷歸人自急，物態本閑暇。壺觴負吟嘯，塵土足悲吒。回首亭中人，平林淡如畫。

四

無我之境，人惟於靜中得之。有我之境，於由動之靜時得之。故一優美，一宏壯也。

五

自然中之物，互相限制。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，必遺其關係，限制之處。故雖寫實家，亦理想家也。

又雖如何虛構之境，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，而其構造，亦必從自然之法則。故雖理想家，亦寫實家也。

六

境非獨謂景物也。喜怒哀樂，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寫真景物，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。否則謂之無境界。

七

〔紅杏枝頭春意鬧〕(1)，著一〔鬧〕字，而境界全出。

〔云破月來花弄影〕(2)，著一〔弄〕字，而境界全出矣。

(1) 宋祁〔玉樓春 春景〕：

東城漸覺風光好，鵲鵲波紋迎客棹。綠揚煙外曉寒輕，紅杏枝頭春意鬧。浮生長恨歡娛少，肯愛千金輕一笑。為君持酒勸斜陽，且向花間留晚照。

(2) 張先〔天仙子〕(時為嘉禾小倅，以病眠，不赴府會)：

水調數聲持酒聽，午醉醒來愁未醒。送春春去幾時回？臨晚鏡，傷流景，往事後期空記省。  
沙上並禽池上暝，云破月來花弄影。重重簾幕密遮燈，風不定，人初靜，明日落紅應滿徑。

八

境界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優劣。〔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〕(1)何遽不若〔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〕(2)。〔寶簾閑掛小銀鉤〕(3)何遽不若〔霧失樓台，月迷津渡〕(4)也。

(1) 杜甫〔水檻遣心二首〕之一：

去郭軒楹敞，無村眺望賒。澄江平少岸，幽樹晚多花。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。城中十萬戶，此地兩三家。

(2) 杜甫〔後出塞五首〕之一：

朝進東門營，暮上河陽橋。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。平沙列萬幕，部伍各見招。中天懸明月，令嚴夜寂寥。悲笳數聲動，壯士慘不驕。借問大將誰，恐是霍嫖姚。

(3) 秦觀〔浣溪沙〕：

漠漠輕寒上小樓，曉陰無賴似窮秋，淡煙流水畫屏幽。自在飛花輕似夢，無邊絲雨細如愁，寶簾閑掛小銀鉤。

(4) 秦觀〔踏莎行〕見三注。

九

嚴滄浪〔詩話〕謂：盛唐諸人，唯在興趣。羚羊掛角，無跡可求。故其妙處，透徹玲瓏，不可湊泊。如空中之音、相中之色、水中之月、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”餘謂：北宋以前之詞，亦復如是。然滄浪所謂興趣，阮亭所謂神韻，猶不過道其面目，不若鄙人拈出“境界”二字，為探其本也。

十

太白純以氣象勝。〔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。〕(1) 寥寥八字，遂關千古登臨之口。後世唯範文正之漁家傲(2)，夏英公之喜遷鶯(3)，差足繼武，然氣象已不逮矣。

(1) 李白〔憶秦娥〕：

簫聲咽，秦娥夢斷秦樓月。秦樓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傷別。  
樂遊原上清秋節，咸陽古道音塵絕。音塵絕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。

(2) 范仲淹〔漁家傲 秋思〕：

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。四面邊聲連角起。  
千嶂裏，長煙落日孤城閉。濁酒一杯家萬裏，燕然未勒歸無計。羌管悠悠霜滿地。  
人不寐，將軍白髮征夫淚。

(3) 夏竦〔喜遷鶯令〕：

霞散綺，月垂鉤。簾捲未央樓。夜涼銀漢截天流，宮闕鎖清秋。  
瑤台樹，金莖露。鳳髓香盤煙霧。三千珠翠擁宸遊，水殿按涼州。

## 十一

張皋文謂：〔飛卿之詞，深美閎約〕（1）。餘謂：此四字唯馮正中足以當之。劉融齋謂：〔飛卿精妙絕人〕。（2）差近之耳。

（1）張惠言〔詞選序〕：〔唐之詞人，溫庭筠最高，其言深美閎約。〕

（2）劉熙載〔藝概〕卷四〔詞曲概〕：〔溫飛卿詞精妙絕人，然類不出乎綺怨。〕

## 十二

〔畫屏金鷓鴣〕（1），飛卿語也，其詞品似之。〔弦上黃鶯語〕（2），端己語也，其詞品亦似之。正中詞品，若欲於其詞句中求之，則〔和淚試嚴妝〕（3），殆近之歟？

（1）溫庭筠〔更漏子〕：

柳絲長，春雨細。花外漏聲迢遞。驚塞雁，起城烏。畫屏金鷓鴣。香霧薄，透簾幕。惆悵謝家池閣。紅燭背，繡簾垂。夢長君不知。

（2）韋莊〔菩薩蠻〕：

紅樓別夜堪惆悵，香燈半卷流蘇帳。殘月出門時，美人和淚辭。琵琶金翠羽，弦上黃鶯語。勸我早歸家，綠窗人似花。

（3）馮延巳〔菩薩蠻〕：

嬌鬢堆枕釵橫鳳，溶溶春水楊花夢。紅燭淚欄杆，翠屏煙浪寒。錦壺催畫箭，玉佩天涯遠。和淚試嚴妝，落梅飛曉霜。

## 十三

南唐中主詞：〔菡萏香銷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綠波閑。〕（1）大有眾芳蕪穢，美人遲暮之感。乃古今獨賞其〔細雨夢回雞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。〕故知解人正不易得。

（1）李璟〔浣溪沙〕：

菡萏香銷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碧波間。還與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細雨夢回雞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。多少淚珠何限恨，倚欄杆。

## 十四

溫飛卿之詞，句秀也。韋端己之詞，骨秀也。李重光之詞，神秀也。

## 十五

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。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（1），可為顛倒黑白矣。〔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〕（2）、〔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。〕（3）〔金荃〕〔浣花〕，能有此氣象耶？

（1）周濟〔介存齋論詞雜著〕：

〔毛嬙，西施，天下美婦人也。嚴妝佳，淡妝亦佳，粗服亂頭，不掩國色。飛卿，嚴妝也。端己，淡妝也。後主則粗服亂頭矣。〕

（2）後主〔相見歡〕：

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，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。 胭脂淚，留人醉，幾時重？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！

（3）後主【浪淘沙】：

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。羅衾不耐五更寒。夢裡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貪歡。獨自莫憑欄，無限江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。

## 十六

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故生於深宮之中，長於婦人之手，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，亦即為詞人所長處。

## 十七

客觀之詩人，不可不多閱世。閱世愈深，則材料愈豐富，愈變化，〔水滸傳〕、〔紅樓夢〕之作者是也。主觀之詩人，不必多閱世。閱世愈淺，則性情愈真，李後主是也。

## 十八

尼采謂：〔一切文學，餘愛以血書者。〕後主之詞，真所謂以血書者也。宋道君皇帝〔燕山亭〕詞（1）亦略似之。然道君不過自道生世之戚，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，其大小固不同矣。

（1）宋徽宗〔燕山亭 北行見杏花〕：

裁翦冰綃，輕疊數重，淡著燕脂勻注。新樣靚妝，艷溢香融，羞殺蕊珠宮女。易得凋零，更多少無情風雨。愁苦。閑院落淒涼，幾番春暮。憑寄離恨重重，這雙燕何曾，會人言語。天遙地遠，萬水千山，知他故宮何處？怎不思量？除夢裡有時曾去。無據。和夢也、新來不做。

## 十九

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，而堂廡特大，開北宋一代風氣。與中後二主詞皆在〔花間〕範圍之外，宜〔花間集〕中不登其隻字也（1）。

（1）龍沐勛〔唐宋名家詞選〕：

案〔花間集〕多西蜀詞人，不採二主及正中詞，當由道裏隔絕，又年歲不相及有以致然。非因流派不同，遂爾遺置也。王說非是。

## 二十

正中詞除〔鵲踏枝〕〔菩薩蠻〕十數闕最暄赫外，如〔醉花間〕之〔高樹鵲銜巢，斜月明寒草。〕（1）餘謂韋蘇州之〔流螢渡高閣。〕（2）、孟襄陽之〔疏雨滴梧桐〕（3）不能過也。

（1）馮延巳〔醉花間〕：

晴雪小園春未到。池邊梅自早。高樹鵲銜巢，斜月明寒草。  
山川風景好。自古金陵道。少年看卻老。  
相逢莫厭醉金杯，別離多，歡會少。

（2）韋應物〔寺居獨夜寄崔主簿〕：

幽人寂無寐，木葉紛紛落。寒雨暗深更，流螢渡高閣。坐使青燈曉，還傷夏衣薄。  
寧知歲方晏，離居更蕭索。

（3）〔全唐詩〕卷六：孟浩然句，〔微云淡河漢，疏雨滴梧桐。〕唐王士源〔孟浩然集〕序云：浩然嘗閑遊秘省，秋月新霽，諸英華賦詩作會。浩然句云〔微云淡河漢，疏雨滴梧桐。〕舉座嗟其清絕，鹹擱筆不復為繼。

## 二一

歐九〔浣溪沙〕詞：〔綠楊樓外出秋千。〕（1）晁補之謂：只一〔出〕字，便後人所不能道。餘謂：此本於正中〔上行杯〕詞〔柳外秋千出畫牆〕（2），但歐語尤工耳。

（1）歐陽修〔浣溪沙〕：

堤上遊人逐畫船，拍堤春水四垂天。綠楊樓外出秋千。白髮戴花君莫笑，六麼催拍盞頻傳。人生何處似樽前。

（2）馮延巳〔上行杯〕：

落梅著雨消殘粉，云重煙輕寒食近。羅幕遮香，柳外秋千出畫牆。

春山顛倒釵橫鳳，飛絮入簾春睡重。夢裡佳期，只許庭花與月知。

## 二二

梅聖俞〔蘇幕遮〕詞：〔落盡梨花春又了。滿地殘陽，翠色和煙老。〕（1）劉融齋謂：少遊一生似專學此種（2）。餘謂：馮正中〔玉樓春〕詞：〔芳菲次第長相續，自是情多無處足。樽前百計得春歸，莫為傷春眉黛促。〕（3）永叔一生似專學此種。

（1）梅堯臣〔蘇幕遮 草〕：

露堤平，煙墅杳。亂碧萋萋，雨後江天曉。獨有庚郎年最少。翠地春袍，嫩色宜相照。

接長亭，迷遠道。堪怨王孫，不記歸期早。落盡梨花春又了。滿地殘陽，翠色和煙老。

（2）劉熙載〔藝概〕卷四〔詞曲概〕引此詞云：

此一種似為少遊開先。

（3）馮延巳〔玉樓春〕：

雪云乍變春云簇，漸覺年華堪送目。北枝梅蕊犯寒開，南浦波紋如酒綠。芳菲次第還相續，不奈情多無處足。樽前百計得春歸，莫為傷春眉黛促。

## 二三

人知和靖〔點絳脣〕（1）、聖俞〔蘇幕遮〕（2）、永叔〔少年遊〕（3）三闕為詠春草絕調。不知先有正中〔細雨濕流光〕（4）五字，皆能攝春草之魂者也。

（1）林逋〔點絳脣 草〕：

金穀年年，亂生春色誰為主。於花落處，滿地和煙雨。又是離愁，一闕長亭暮。王孫去。萋萋無數，南北東西路。

（2）梅堯臣〔蘇幕遮〕見二二注。

（3）歐陽修〔少年遊〕：

欄杆十二獨憑春，晴碧遠連雲。千里萬裏，二月三月，行色苦愁人。謝家池上，江淹浦畔，吟魄與離魂。那堪疏雨滴黃昏，更特地憶王孫。

（4）馮延巳〔南鄉子〕：

細雨濕流光，芳草年年與恨長。煙鎖鳳樓無限事，茫茫。鸞鏡鴛衾兩斷腸。魂夢任悠揚，睡起楊花滿繡床。薄倖不來門半掩，斜陽。負你殘春淚幾行。

## 二四

〔詩·蒹葭〕(1)一篇，最得風人深致。晏同叔之〔昨夜西風凋碧樹。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〕(2)意頗近之。但一灑落，一悲壯耳。

(1)〔詩經·蒹葭〕：

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從之，道阻且長。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
蒹葭淒淒，白露未晞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湄。溯洄從之，道阻且躋。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坻。

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涘，溯洄從之，道阻且右。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沚。

(2)晏殊〔蝶戀花〕：

檻菊愁煙蘭泣露。羅幕輕寒，燕子雙飛去。明月不諳離恨苦，斜光到曉穿朱戶。昨夜西風凋碧樹。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欲寄彩箋無尺素，山長水遠知何處。

## 二五

〔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騁。〕(1)詩人之憂生也。〔昨夜西風凋碧樹。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〕(2)似之。〔終日馳車走，不見所問津。〕(3)詩人之憂世也。〔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車繫在誰家樹。〕(4)似之。

(1)〔詩經 小雅 節南山〕：

駕彼四牡，四牡項領。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騁。

(2)晏殊〔蝶戀花〕見二四注。

(3)陶潛〔飲酒〕第二十首：

羲農去我久，舉世少復真。汲汲魯中叟，彌縫使其純。鳳鳥雖不至，禮樂暫得新。洙泗絕微響，漂流逮狂秦。

詩書復何罪，一朝成灰塵。區區諸老翁，為事誠殷勤。如何絕世下，六籍無一親？終日馳車走，不見所問津。

若復不快飲，空負頭上巾。但恨多謬誤，君當恕罪人。

(4)馮延巳〔鵲踏枝〕：



幾日行云何處去，忘卻歸來，不道春將暮！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車繫在誰家樹？

淚眼倚樓頻獨語：雙燕來時，陌上相逢否？撩亂春愁如柳絮，悠悠夢裡無尋處。

## 二六

古今之成大事業、大學問者，必經過三種之境界：〔昨夜西風凋碧樹。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〕（1）此第一境也。〔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〕（2）此第二境也。〔眾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。〕（3）此第三境也。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。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，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。

（1）晏殊〔蝶戀花〕見二四注。

（2）柳永〔鳳棲梧〕：

佇倚危樓風細細。望極春愁，黯黯生天際。草色煙光殘照裡。無言誰會憑欄意。擬把疏狂圖一醉，對酒當歌，強樂無味。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

（3）辛棄疾〔青玉案 元夕〕：

東風夜放花千樹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寶馬雕車香滿路，鳳簫聲動，玉壺光轉，一夜魚龍舞。

蛾兒雪柳黃金縷。笑語盈盈暗香去。眾裡尋它千百度。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。

## 二七

永叔〔人生自是有情癡，此恨不關風與月。〕〔直須看盡洛城花，始共春風容易別。〕（1）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，所以尤高。

（1）歐陽修〔玉樓春〕：

樽前擬把歸期說，未語春容先慘咽。人生自是有情癡，此恨不關風與月。離歌且莫翻新闕，一曲能教腸寸結。直須看盡洛城花，始共春風容易別。

## 二八

馮夢華〔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〕謂：〔淮海小山，古之傷心人也。其淡語皆有味，淺語皆有致。〕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。小山矜貴有餘，但方可駕子野方回，未足抗衡淮海也。

## 二九

少遊詞境最為淒婉。至〔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裡斜陽暮。〕則變而淒厲矣。東坡賞其後二語（1），猶為皮相。

（1）秦觀〔踏莎行〕見三注。東坡絕愛其尾兩句，自書於扇曰：〔少遊已矣，雖萬人何贖。〕

## 三十

〔風雨如晦，雞犬不已。〕（1）、〔山峻高以蔽日兮，下幽晦以多雨；霰雪紛其無垠兮，云霏霏而承宇。〕（2）、〔樹樹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暉。〕（3）、〔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裡斜陽暮。〕（4）氣象皆相似。

（1）〔詩 鄭風 風雨〕：

風雨淒淒，雞鳴喈喈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夷。風雨瀟瀟，雞鳴膠膠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瘳。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喜。

（2）〔楚辭 九章 涉江〕（辭長不錄）。

（3）王績〔野望〕：

東皋薄暮望，徒倚欲何依。樹樹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暉。牧人驅犢返，獵馬帶禽歸。相顧無相識，長歌懷采薇。

（4）秦觀〔踏莎行〕見三注。

## 三一

昭明太子稱：陶淵明詩〔跌宕昭彰，獨超眾類。抑揚爽朗，莫之興京。〕（1）王無功稱：薛收賦〔韻趣高奇，詞義晦遠。嵯峨蕭瑟，真不可言。〕（2）詞中惜少此二種氣象，前者唯東坡，後者唯白石，略得一二耳。

（1）見蕭統〔陶淵明集〕序。

（2）見〔王無功集〕卷下〔答馮子華處士書〕。所稱薛收賦，謂係〔白牛溪賦〕。

## 三二

詞之雅鄭，在神不在貌。永叔少游雖作艷語，終有品格。方之美成，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。

### 三三

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。唯言情體物，窮極工巧，故不失為第一流之作者。但恨創調之才多，創意之才少耳。

### 三四

詞忌用替代字。美成〔解語花〕之〔桂華流瓦〕（1），境界極妙。惜以〔桂華〕二字代〔月〕耳。夢窗以下，則用代字更多。其所以然者，非意不足，則語不妙也。蓋意足則不暇代，語妙則不必代。此少遊之〔小樓連苑〕、〔繡轂雕鞍〕（2），所以為東坡所譏也（3）。

（1）周邦彥〔解語花 元宵〕：

風銷焰蠟，露浥烘爐，花市光相射。桂華流瓦。纖云散，耿耿素娥欲下。衣裳淡雅。看楚女、纖腰一把。

簫鼓喧、人影參差，滿路飄香麝。因念都城放夜。望千門如畫，嬉笑遊冶。鈿車羅帕。

相逢處、自有暗塵隨馬。年光是也。唯只見、舊情衰謝。清漏移、飛蓋歸來，從舞休歌罷。

（2）秦觀〔水龍吟〕：

小樓連苑橫空，下窺繡轂雕鞍驟。朱簾半捲，單衣初試，清明時候。破暖輕風，弄晴微雨，欲無還有。賣花聲過盡，斜陽院落，紅成陣、飛鴛甃。玉佩丁東別後。悵佳期、參差難又。名韉利鎖，天還知道，和天也瘦。花下重門，柳邊深巷，不堪回首。念多情，但有當時皓月，向人依舊。

（3）〔歷代詩餘〕卷五引曾慥〔高齊詞話〕：少遊自會稽入都見東坡。東坡問作何詞，少遊舉〔小樓連苑橫空，下窺繡轂雕鞍驟。〕東坡曰：‘十三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。’

### 三五

沈伯時〔樂府指迷〕云：〔說桃不可直說破桃，須用〔紅雨〕〔劉郎〕等字。詠柳不可直說破柳，須用〔章台〕〔灞岸〕等字。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。果以是為工，則古今類書具在，又安用詞為耶？宜其為〔提要〕所譏也（1）。

（1）〔四庫提要〕集部詞曲類二沈氏〔樂府指迷〕條：又謂說桃須用〔紅雨〕、〔劉郎〕等字，說柳須用〔章台〕、〔灞岸〕等字，說書須用〔銀鈎〕等字，說淚須用〔玉箸〕等字，說髮須

用〔絳云〕等字，說簾須用〔湘竹〕等字，不可直說破。其意欲避鄙俗，而不知轉成塗飾，亦非確論。

### 三六

美成〔蘇幕遮〕詞：〔葉上初陽幹宿雨。水面清圓，一一風荷舉。〕（1）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。覺白石〔念奴嬌〕〔惜紅衣〕二詞（2），猶有隔霧看花之恨。

#### （1）周邦彥〔蘇幕遮〕：

燎沈香，消溽暑，鳥雀呼晴，侵曉窺簷語。葉上初陽幹宿雨。水面清圓，一一風荷舉。

故鄉遙，何日去？家住吳門，久作長安。五月漁郎相憶否？小楫輕舟，夢入芙蓉浦。

#### （2）薑夔〔念奴嬌〕：

鬧紅一舸，記來時，嘗與鴛鴦為侶。三十六陂人未到，水佩風裳無數。翠葉吹涼，玉容銷酒，更灑菰蒲雨。嫣然搖動，冷香飛上詩句。日暮青蓋亭亭，情人不見，爭忍凌波去。只恐舞衣寒易落，愁入西風南浦。高柳垂陰，老魚吹浪，留我花間住。田田多少？幾回沙際歸路。

#### 薑夔〔惜紅衣〕：

簾枕邀涼，琴書換日，睡餘無力。細灑冰泉，並刀破甘碧。牆頭喚酒，誰問訊城南詩客？岑寂，高柳晚蟬，說西風消息。虹梁水陌，魚浪吹香，紅衣半狼籍。維舟試望，故國眇天北。可惜渚邊沙外，不共美人遊歷。問甚時同賦，三十六陂秋色。

### 三七

東坡〔水龍吟〕詠楊花（1），和均而似原唱。章質夫詞（2），原唱而似和均。才之不可強也如是！

#### （1）蘇軾〔水龍吟 次韻章質夫楊花詞〕：

似花還似非花，也無人惜從教墜。拋家傍路，思量卻是，無情有思。縈損柔腸，困酣嬌眼，欲開還閉。

夢隨風萬裏，尋郎去處，又還被、鶯呼起。不恨此花飛盡，恨西園、落紅難綴。

曉來雨過，遺蹤何在，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，二分塵土，一分流水。細看來不是楊花，點點是離人淚。

(2) 章質夫〔水龍吟 楊花〕:

燕忙鶯懶芳殘，正堤上、楊花飄墜。輕飛亂舞，點畫青林，全無才思。  
閑趁遊絲，靜臨深院，日長門閉。傍珠簾散漫，垂垂欲下，依前被、風扶起。  
蘭帳玉人睡覺，怪春衣、雪沾瓊綴。繡床漸滿，香球無數，才圓欲碎。  
時見蜂兒，仰粘輕粉，魚吞池水。望章台路杳，金鞍遊蕩，有盈盈淚。

三八

詠物之詞，自以東坡〔水龍吟〕最工，邦卿〔雙雙燕〕(1)次之。白石〔暗香〕、〔疏影〕(2)，格調雖高，然無一語道著，視古人〔江邊一樹垂垂發〕(3)等句何如耶？

(1) 史達祖〔雙雙燕 詠燕〕:

過春社了，度簾幕中間，去年塵冷。差池欲往，試入舊巢相並。  
還相雕梁藻井，又軟語商量不定。飄然快拂花梢，翠尾分開紅影。芳徑，芹泥雨潤。  
愛貼地爭飛，競誇輕俊。

紅樓歸晚，看足柳暗花暝。應自棲香正穩，便忘了、天涯芳信。愁損翠黛雙娥，  
日日畫欄獨憑。

(2) 薑夔〔暗香〕:

辛亥之冬，予載雪詣石湖。止既月，授簡索句，且征新聲，作此兩曲。石湖把玩不已，使工妓肆習之，音節諧婉，乃名之曰〔暗香〕、〔疏影〕。

舊時月色，算幾番照我，梅邊吹笛。

喚起玉人，不管清寒與攀摘。何遜而今漸老，都忘卻春風詞筆。

但怪得竹外疏花，香冷入瑤席。江國，正寂寂。

嘆寄與路遙，夜雪初積。翠樽易泣，紅萼無言耿相憶。

長記曾攜手處，千樹壓西湖寒碧。又片片、吹盡也，幾時見得？

薑夔〔疏影〕:

苔枝綴玉，有翠禽小小，枝上同宿。客裡相逢，籬角黃昏，無言自倚修竹。

昭君不慣胡沙遠，但暗憶、江南江北。想佩環、月夜歸來，化作此花幽獨。

猶記深宮舊事，那人正睡裡，飛近蛾綠。莫似春風，不管盈盈，早與安排金屋。

還教一片隨波去，又卻怨玉龍哀曲。等恁時、重覓幽香，已入小窗橫幅。

(3) 杜甫〔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〕:

東閣官梅動詩興，還如何遜在楊州。此時對雪遙相憶，送客逢春可自由。

幸不折來傷春暮，若為看去亂鄉愁。江邊一樹垂垂發，朝夕催人自白頭。

### 三九

白石寫景之作，如〔二十四橋仍在，波心蕩、冷月無聲。〕(1)、〔數峰清苦，商略黃昏雨。〕(2)、〔高樹晚蟬，說西風消息。〕(3)雖格韻高絕，然如霧裡看花，終隔一層。梅溪、夢窗諸家寫景之病，皆在一〔隔〕字。北宋風流，渡江遂絕。抑真有運會存乎其間耶？

#### (1) 薑夔〔楊州慢〕：

淮左名都，竹西佳處，解鞍少駐初程。過春風十裏，盡薺麥青青。自胡馬、窺江去後，廢池喬木，猶厭言兵。

漸黃昏、清角吹寒，都在空城。杜郎俊賞，算而今、重到須驚。縱豆蔻詞工，青樓夢好，難賦深情。

二十四橋仍在，波心蕩、冷月無聲。念橋邊紅藥，年年知為誰生？

#### (2) 薑夔〔點絳脣〕：

燕雁無心，太湖西畔隨云去。數峰清苦。商略黃昏雨。第四橋邊，擬共天隨往。今何許？憑欄懷古，殘柳參差舞。

#### (3) 薑夔〔惜紅衣〕見三六注。

### 四十

問〔隔〕與〔不隔〕之別，曰：陶謝之詩不隔，延年則稍隔已。東坡之詩不隔，山谷則稍隔矣。〔池塘生春草〕(1)、〔空梁落燕泥〕(2)等二句，妙處唯在不隔，詞亦如是。即以一人一詞論，如歐陽公〔少年遊〕詠春草上半闕云：〔欄杆十二獨憑春，晴碧遠連雲。二月三月，千里萬裏，行色苦愁人。〕語語都在目前，便是不隔。至云：〔謝家池上，江淹浦畔。〕(3)則隔矣。白石〔翠樓吟〕：〔此地。宜有詞仙，擁素云黃鶴，與君遊戲。玉梯凝望久，嘆芳草、萋萋千里。〕便是不隔。至〔酒袂清愁，花消英氣。〕(4)則隔矣。然南宋詞雖不隔處，比之前人，自有淺深厚薄之別。

#### (1) 謝靈運〔登池上樓〕：

潛虬媚幽姿，飛鴻響遠音。薄霄愧云浮，棲川作淵沈。進德智所拙，退耕力不任。徇祿反窮海，臥疴對空林。

衾枕味節候，褰開暫窺臨。傾耳聆波瀾，舉目眺嶠嶽。初景革緒風，新陽改故陰。池塘生春草，園柳變鳴禽。

祁祁傷豳歌，萋萋感楚吟。索居易永久，離群難處心，持操豈獨占，無悶徵在今。

(2) 薛道衡〔昔昔鹽〕：

垂柳覆金堤，靡蕪葉復齊。水溢芙蓉沼，花飛桃李蹊。採桑秦氏女，織錦竇家妻。關山別蕩子，風月守空閨。

恆斂千金笑，長垂雙玉啼。盤龍隨鏡隱，彩鳳逐帷低。飛魂同夜鵲，倦寢憶晨雞。暗牖懸蛛網，空梁落燕泥。

前年過代北，今歲往遼西。一去無消息，那能惜馬蹄。

(3) 歐陽修〔少年遊〕見二三注。

(4) 薑夔〔翠樓吟〕：

月冷龍沙，塵清虎落，今年漢酺初賜。

新翻胡部曲，聽氈幕、元戎歌吹。層樓高峙。看檻曲縈紅，簷牙飛翠。人姝麗。粉香吹下，夜寒風細。

此地。宜有詞仙，擁素云黃鶴，與君遊戲。玉梯凝望久，嘆芳草、萋萋千里。天涯情味。

仗酒祓清愁，花銷英氣。西山外。晚來還捲，一簾秋霽。

四一

〔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？〕(1)〔服食求神仙，多為藥所誤。不如飲美酒，被服紈與素。〕(2)寫情如此，方為不隔。〔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〕(3)〔天似穹廬，籠蓋四野。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〕(4)寫景如此，方為不隔。

(1)〔古詩十九首 第十五〕：

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，為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茲。愚者愛惜費，但為後世嗤。仙人王子喬，難可與等期。

(2)〔古詩十九首 第十三〕：

驅車上東門，遙望郭北墓。白楊何蕭蕭，松柏夾廣路。下有陳死人，杳杳即長暮。潛寐黃泉下，千載永不寤。浩浩陰陽移，年命如朝露。人生忽如寄，壽無金石固。萬歲更相送，聖賢莫能度。服食求神仙，多為藥所誤。不如飲美酒，被服紈與素。

(3) 陶潛〔飲酒詩〕見三注。

(4) 斛律金〔敕勒歌〕：

敕勒川，陰川下。天似穹廬，籠蓋四野。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

四二

古今詞人格調之高，無如白石。惜不於意境上用力，故覺無言外之味，弦外之響。終不能與於第一流之作者也。

四三

南宋詞人，白石有格而無情，劍南有氣而乏韻。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，唯一幼安耳。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，以南宋之詞可學，北宋不可學也。學南宋者，不祖白石，則祖夢窗，以白石、夢窗可學，幼安不可學也。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、滑稽，以其粗獷、滑稽處可學，佳處不可學也。幼安之佳處，在有性情，有境界。即以氣象論，亦有〔橫素波、幹青云〕(1)之概，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？

(1) 蕭統〔陶淵明集〕序：其文章〔橫素波而傍流，幹青云而直上。〕

四四

東坡之詞曠，稼軒之詞豪。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，猶東施之效捧心也。

四五

讀東坡、稼軒詞，須觀其雅量高致，有伯夷、柳下惠之風。白石雖似蟬脫塵埃，然終不免局促轉下。

四六

蘇辛，詞中之狂。白石猶不失為狷。若夢窗、梅溪、玉固、草窗、西麓輩，面目不同，同歸於鄉願而已。

四七

稼軒〔中秋飲酒達旦，用天問體作木蘭花慢以送月。〕曰：〔可憐今夕月，向何處、去悠悠？是別有人間，那邊才見，光景東頭。〕(1)詞人想像，直悟月輪繞地之理，與科學家密合，可謂神悟。

(1) 辛棄疾〔木蘭花慢〕(中秋飲酒將旦，客謂：前人詩詞，有賦待月，無送月者。因用〔天問〕體賦。):可憐今夕月，向何處、去悠悠？

是別有人間，那邊才見，光景東頭。是天外空汗漫，但長風、浩浩送中秋。飛鏡無根誰繫？



姮娥不嫁誰留？謂經海底問無由。恍惚使人愁。怕萬裏長鯨，縱橫觸破，玉殿瓊樓。

蝦蟆故堪浴水，問云何、玉兔解沈浮？若道都齊無恙，云何漸漸如鉤？

#### 四八

周介存謂：〔梅溪詞中，喜用偷字，足以定出其品格。〕（1）劉融齋謂：〔周旨蕩而史意貪〕（2）此二語令人解頤。

（1）見周濟〔介存齋論詞雜著〕。

（2）劉熙載〔藝概〕卷四〔詞曲概〕：〔周美成律最精審。史邦卿句最警煉。然未得為君子之詞者，周旨蕩而史意貪也。〕

#### 四九

介存謂：夢窗詞之佳者，如〔水光云影，搖蕩綠波，撫玩無極，追尋已遠。〕餘覽〔夢窗甲乙丙丁稿〕中，實無足當此者。有之，其〔隔江人在雨聲中，晚風菰葉生愁怨。〕（1）二語乎？

（1）吳文英〔踏莎行〕：

潤玉籠綃，檀櫻倚扇。繡圈猶帶脂香淺。榴心空壘舞裙紅，艾枝應壓愁鬟亂。午夢千山，窗陰一箭。香瘢新褪紅絲腕。隔江人在雨聲中，晚風菰葉生愁怨。

#### 五十

夢窗之詞，吾得取其詞中一語以評之，曰：〔映夢窗零亂碧。〕

（1）玉田之詞，餘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，曰：〔玉老田荒。〕（2）

（1）吳文英〔秋思 荷塘為括蒼名姝求賦其聽雨小閣〕：

堆枕香鬟側。驟夜聲，偏稱畫屏秋色。風碎串珠，潤侵歌板，愁壓眉窄。

動羅箒清商，寸心低訴敘怨抑。映夢窗零亂碧。待漲綠春深，落花香泛，料有斷紅流處，暗題相憶。

歡酌。簷花細滴。送故人，粉黛重飾。漏侵瓊瑟，丁東敲斷，弄晴月白。

怕一曲霓裳未終，催去驂鳳翼。歡謝客猶未識。漫瘦卻東陽，鏡前無夢到得。路隔重云雁北。

（2）張炎〔祝英台近 與周草窗話舊〕：

水痕深，花信足。寂寞漢南樹。轉首青陰，芳事頓如許。不知多少消魂，夜來風雨。猶夢到、斷紅流處。

最無據。長年息影空山。愁入庾郎句。玉老田荒，心事已遲暮。幾回聽得啼鶯，不如歸去。終不似、舊時鸚鵡。

## 五一

〔明月照積雪〕(1)、〔大江流日夜〕(2)、〔中天懸明月〕(3)、〔長河落日圓〕(4)，此種境界，可謂千古壯觀。求之於詞，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，如〔長相思〕之〔夜深千帳燈〕(5)，〔如夢令〕之〔萬帳穹廬人醉，星影搖搖欲墜〕(6)差近之。

### (1) 謝靈運〔歲暮〕：

殷憂不能寐，苦此夜難頽。明月照積雪，朔風勁且哀。  
運往無淹物，年逝覺已催。

### (2) 謝朓〔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同僚〕：

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。徒念關山近，終知反路長。秋河曙耿耿，寒渚夜蒼蒼。  
引顧見京室，宮雉正相望。

金波麗鳩鵲，玉繩低建章。驅車鼎門外，思見昭丘陽。

馳暉不可接，何況隔兩鄉？風云有鳥路，江漢限無梁，常恐鷹隼擊，時菊委嚴霜。  
寄言尉羅者，寥廓已高翔。

### (3) 見八注。

(4) 王維〔使至塞上〕：單車欲問邊，屬國過居延。征蓬出漢塞，歸雁入胡天。  
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。蕭關逢候騎，都護在燕然。

(5) 納蘭性德〔長相思〕：山一程，水一程。身向榆關那畔行，夜深千帳燈。風一更，雪一更。聒碎鄉心夢不成，故園無此聲。

(6) 納蘭性德〔如夢令〕：萬帳穹廬人醉，星影搖搖欲墜。歸夢隔狼河，又被河聲攪碎。還睡，還睡。解道醒來無味。

## 五二

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。此初入中原，未染漢人風氣，故能真切如此。北宋以來，一人而已。

### 五三

陸放翁〔花間集〕，謂〔唐季五代，詩愈卑，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。能此不能彼，未易以理推也。〕〔提要〕駁之，謂：〔猶能舉七十斤者，舉百斤則蹶，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。〕（1）其言甚辨。然謂詞必易於詩，餘未敢信。善乎陳臥子之言曰：〔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，故終宋之世無詩。然其歡愉愁怨之致，動於中而不能抑者，類發於詩餘，故其所造獨工。〕（2）五代詞之所以獨勝，亦以此也。

（1）〔四庫提要〕集部詞曲類一〔花間集〕：後有陸遊二跋。……其二稱：〔唐季五代，詩愈卑，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。能此不能彼，未易以理推也也。〕不知文之體格有高卑，人之學歷有強弱。學力不足副其體格，則舉之不足。學力足以副其體格，則舉之有餘。律詩降於古詩，故中晚唐古詩多不工，而律詩則時有佳作。詞又降於律詩，故五季人詩不及唐，詞乃獨勝。此猶能舉七十斤者，舉百斤則蹶，舉五十則運用自如，有何不可理推乎？

（2）陳子龍〔王介人詩餘序〕：〔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。其為詩也，言理而不言情，故終宋之世無詩焉。然宋人亦不可免於有情也。故凡其歡愉愁怨之致，動於中而不能抑者，類發於詩餘，故其所造獨工，非後世可及。蓋以沈至之思而出之必淺近，使讀之者驟遇如在耳目之表，久誦而得沈永之趣，則用意難也。以儂利之詞，而制之實工鍊，使篇無累句，句無累字，圓潤明密，言如貫珠，則鑄詞難也。其為體也纖弱，所謂明珠翠羽，尚嫌其重，何況龍鸞？必有鮮妍之姿，而不藉粉澤，則設色難也。其為境也婉媚，雖以警露取妍，實貴含蓄，有餘不盡，時在低回唱歡之際，則命篇難也。惟宋人專力事之，篇什既多，觸景皆會。天機所啟，若出自然。雖高談大雅，而亦覺其不可廢。何則？物有獨至，小道可觀也。〕

### 五四

四言敝而有楚辭，楚辭敝而有五言，五言敝而有七言，古詩敝而有律絕，律絕敝而有詞。蓋文體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習套。豪傑之士，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，故遁而作他體，以自解脫。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，皆由於此。故謂文學後不如前，餘未敢信。但就一體論，則此說固無以易也。

### 五五

詩之〔三百篇〕、〔十九首〕，詞之五代北宋，皆無題也。非無題也，詩詞中之意，不能以題盡之也。自〔花庵〕、〔草堂〕每調立題，並古人無題之詞亦為之作題。如觀一幅佳山水，而即曰此某山某河，可乎？詩有題而詩亡，詞有題而詞亡，然中材之士，鮮能知此而自振拔者也。

### 五六

大家之作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，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。其辭脫口而出，無矯揉

妝束之態。以其所見者真，所知者深也。詩詞皆然。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，可無大誤也。

#### 五七

人能於詩詞中不為美刺投贈之篇，不使隸事之句，不用粉飾之字，則於此道已過半矣。

#### 五八

以〔長恨歌〕之壯采，而所隸之事，只〔小玉雙成〕四字，才有餘也。梅村歌行，則非隸事不辦(1)。白吳優劣，即於此見。不獨作詩為然，填詞家亦不可不知也。

(1)白居易〔長恨歌〕有〔轉教小玉雙成〕句為隸事。至吳偉業之〔圓圓曲〕，則入手即用〔鼎湖〕事，以下隸事句不勝指數。

#### 五九

近體詩體制，以五七言絕句為最尊，律詩次之，排律最下。蓋此體於寄興言情，兩無所當，殆有均之駢體文耳。詞中小令如絕句，長調似律詩，若長調之百字令、沁園春等，則近於排律矣。

#### 六十

詩人對宇宙人生，須入乎其內，又須出乎其外。入乎其內，故能寫之。出乎其外，故能觀之。入乎其內，故有生氣。出乎其外，故有高致。美成能入而不出。白石以降，於此二事皆未夢見。

#### 六一

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，故能以奴僕命風月。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，故能與花鳥共憂樂。

#### 六二

〔昔為倡家女，今為蕩子婦。蕩子行不歸，空床難獨守。〕(1)〔何不策高足，先據要路津？無為守窮賤，輾軻長苦辛。〕(2)可為淫鄙之尤。然無視為淫詞、鄙詞者，以其真也。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亦然。非無淫詞，讀之但覺其親切動人。非無鄙詞，但覺其精力彌滿。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，非淫與鄙之病，而遊詞(3)之病也。〔豈不爾思，室是遠而。〕而子曰：〔未之思也，夫何遠之有？〕(4)惡其遊也。

(1)〔古詩十九首〕第二：青青河畔草，鬱鬱園中柳。盈盈樓上女，皎皎當窗牖。娥娥紅粉妝，纖纖出素手。昔為倡家女，今為蕩子婦。蕩子行不歸，空床難獨守。

(2)〔古詩十九首〕第四：今日良宴會，歡樂難具陳。彈箏奮逸響，新聲妙入神。令德唱高言，識曲聽其真。齊心同所願，含意俱未申。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飄塵。何不策高足，先據要路津？無為守窮賤，輻軻長苦辛。

(3)金應圭〔詞選〕後序：〔規模物類，依託歌舞。哀樂不衷其性，慮歡無與乎情。連章累篇，義不出乎花鳥。感物指事，理不外乎酬應。雖既雅而不艷，斯有句而無章。是謂遊詞。〕

(4)〔論語·子罕〕：〔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。豈不爾思，室是遠而。子曰：未之思也，夫何遠之有？〕

### 六三

〔枯藤老樹昏鴉。小橋流水平沙。古道西風瘦馬。夕陽西下。斷腸人在天涯。〕

(1)此元人馬東籬〔天淨沙〕小令也。寥寥數語，深得唐人絕句妙境。有元一代詞家，皆不能辦此也。

(1)按此曲見諸元刊本《樂府新聲》卷中、元刊本周德清〔中原音韻定格〕、明刊本蔣仲舒〔堯山堂外紀〕卷六十八、明刊本張祿〔詞林摘艷〕及〔知不足齋叢書〕本盛如梓〔庶齋老學叢談〕等書者，〔平沙〕均作〔人家〕，即觀堂〔宋元戲曲史〕所引亦同。惟〔歷代詩餘〕則作〔平沙〕，又〔西風〕作〔淒風〕，蓋欲避去復字耳。觀堂此處所引，殆即本〔詩餘〕也。

### 六四

白仁甫〔秋夜梧桐雨〕劇，沈雄悲壯，為元曲冠冕。然所作〔天籟詞〕，粗淺之甚，不足為稼軒奴隸。豈創者易工，而因者難巧歟？抑人各有能與不能也？讀者觀歐秦之詩遠不如詞，足透此中消息。

宣統庚戌九月脫稿於京師定武城南寓廬

王國維，《人間詞話》（第二部分：刪稿49節）

一

白實之詞，餘所最愛者，亦僅二語，曰：“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歸去無人管。

(1)”

(1) 薑夔《踏莎行》（自沔東來，丁未元日至金陵，江上感夢而作。）：“燕燕輕盈，鶯鶯嬌軟，分明又向華胥見。夜長爭得薄情知，春初早被相思染。別後書辭，別時針線，離魂暗逐郎行遠。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歸去無人管。”

## 二

雙聲、疊韻之論，盛于六朝，唐人猶多用之。至宋以後，則漸不講，並不知二者為何物。乾嘉間，吾鄉周公霽先生著《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》，正千餘年之誤，可謂有功文苑者矣。其言曰：“兩字同母謂之雙聲，兩字同韻謂之疊韻。”余按用今日各國文法通用之語表之，則兩字同一子音者謂之雙聲。如《南史·羊元保傳》之“官家恨狹，更廣八分”，“官家更廣”四字，皆從k得聲。《洛陽伽藍記》之“獐奴慢罵”，“獐奴”兩字，皆從n得聲。“慢罵”兩字，皆從m得聲也。兩字同一母音者，謂之疊韻。如梁武帝“後牖有朽柳”，“後牖有”三字，雙聲而兼疊韻。“有朽柳”三字，其母音皆為u。劉孝綽之“梁王長康強”，“梁長強”三字，其母音皆為i a n也（1）。自李淑《詩苑》偽造沈約之說，以雙聲疊韻為詩中八病之二，後是詩家多廢而不講，亦不復用之於詞。余謂苟於詞之蕩漾處多用疊韻，促結處用雙聲，則其鏗鏘可誦，必有過於前人者。惜世之專講音律者，尚未悟此也。

（1）葛立方《韻語陽秋·卷四》引陸龜蒙詩序：“疊韻起自如梁武帝，云「後牖有朽柳」，當時侍從之臣皆倡和。劉孝綽云「梁王長康強」，沈少文云「偏眠船弦邊」，庾肩吾云「載碓每礙埭」，自後用此體作為小詩者多矣。”

## 三

世人但知雙聲之不拘四聲，不知疊韻亦不拘平、上、去三聲。凡字之同母者，雖平仄有殊，皆疊韻也。

## 四

詩之唐中葉以後，殆為羔雁之具矣。故五代北宋之詩，佳者絕少，而詞則為其極盛時代。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，詞勝於詩遠甚。以其寫之於詩者，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也。至南宋以後，詞亦為羔雁之具，而詞亦替矣。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。

## 五

曾純甫中秋應制，作《壺中天慢》詞（1），自注云：“是夜，西興亦聞天樂。”謂宮中樂聲，聞於隔岸也。毛子晉謂：“天神亦不以人廢言。（2）”近馮夢華復辨其誣（3）。不解“天樂”兩字文義，殊笑人也。

（1）曾覲《壺中天慢》（此進禦月詞也。上皇大喜曰：“從來月詞，不曾用‘金甌’事，可謂新奇。”賜金束帶、紫番羅、水晶碗。上亦賜寶盞。至一更五點回宮。是夜，西興亦聞天樂焉。）：“素颿漾碧，看天衢穩送，一輪明月。翠水瀛壺人不到，比似世間秋別。玉手瑤笙，一時同色，小按霓裳疊。天津橋上，有人偷記新闕。當日誰幻銀橋，阿瞞兒戲，一笑成癡絕。肯信群仙高宴處，移下水晶宮闕。云海塵清，山河影滿，桂冷吹香雪。何勞玉斧，金甌千古無缺。”

(2) 《宋六十名家詞》毛晉跋《海野詞》：“進月詞，一夕西興，共聞天樂，豈天神亦不以人廢言耶？”

(3) 馮熙《宋六十一家詞選》例言：“曾純甫賦進禦月詞，其自記云：‘是夜，西興亦聞天樂。’子晉遂謂天神亦不以人廢言。不知宋人每好自神其說。白石道人尚欲以巢湖風駛歸功于平調《滿江紅》，于海野何譏焉？”

## 六

北宋名家以方回為最次。其詞如歷下、新城之詩，非不華瞻，惜少真味。

## 七

散文易學而難工，韻文難學而易工。近體詩易學而難工，古體詩難學而易工。小令易學而難工，長調難學而易工。

## 八

古詩云：“誰能思不歌？誰能飢不食？(1)”詩詞者，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。故歡愉之辭難工，愁苦之言易巧。

(1) 晉宋齊辭《子夜歌》：“誰能思不歌？誰能飢不食？日冥當戶倚，惆悵底不憶？”

## 九

社會上之習慣，殺許多之善人。文學上之習慣，殺許多之天才。

## 十

昔人論詩詞，有景語、情語之別。不知一切景語，皆情語也。

## 十一

詞家多以景寓情。其專作情語而絕妙者，如牛嶠之“甘作一生拼，盡君今日歡。

(1)”，顧夙之“換我心為你心，始知相憶深。(2)”歐陽修之“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(3)”美成之“許多煩惱，只為當時，一餉留情。(4)”此等詞求之古今人詞中，曾不多見。

(1) 牛嶠《菩薩蠻》：“玉爐冰簟鴛鴦錦，粉融香汗流山枕。簾外轆轤聲，斂眉含笑驚。柳陰煙漠漠，低鬢蟬釵落。須作一生拼，盡君今日歡。”

(2) 顧夙《訴衷情》：“永夜拋人何處去？絕來音。香閣掩，眉斂，月將沉。爭忍不相尋？怨孤衾。換我心，為你心，始知相憶深。”

(3) 柳永《鳳棲梧》：“佇倚危樓風細細，望極春愁，黯黯生天際。草色煙光殘照裏，無言誰會憑欄意？擬把疏狂圖一醉，對酒當歌，強樂還無味。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此詞又誤入《歐陽文忠公近體詩樂府》及《醉翁琴趣外編》。

(4) 周邦彥《慶宮春》：“云接平岡，山圍寒野，路回漸展孤城。衰柳啼鴉，驚風驅雁，動人一片秋聲。倦途休駕，淡煙裏，微茫見星。塵埃憔悴，生怕黃昏，離思牽縈。華堂舊日逢迎。花艷參差，香霧飄零。弦管當頭，偏憐嬌鳳，夜深簧暖笙清。眼波傳意，恨密約，匆匆未成。許多煩惱，只為當時，一餉留情。”

## 十二

詞之為體，要眇宜修。能言詩之所不能言，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。詩之景闊，詞之言長。

## 十三

言氣質，言神韻，不如言境界。有境界，本也。氣質、神韻，末也。有境界而二者隨之矣。

## 十四

“西風吹渭水，落日滿長安。

(1) ”，美成以之入詞

(2)，白仁甫以之入曲

(3)，此借古人之境界為我之境界者也。然非自有境界，古人亦不為我用。

(1) 賈島《憶江上吳處士》：“閩國揚帆去，蟾蜍虧復圓。秋風吹渭水，落葉滿長安。此夜聚會夕，當時雷雨寒。蘭橈殊未返，消息海雲端。”

(2) 周邦彥《齊天樂》(秋思)：“綠蕪凋盡台城路，殊鄉又逢秋晚。暮雨生寒，鳴蛩勸織，深閣時聞裁剪。雲窗靜掩。嘆重拂羅衾，頓疏花簾。尚有練囊，露螢清夜照書卷。荊江留滯最久，故人相望處，離思何限？渭水西風，長安亂葉，空憶詩情宛轉。憑高眺遠。正玉液新篘，蟹螯初薦。醉倒山翁，但愁斜照斂。”

(3) 白樸《雙調·德勝樂》(秋)：“玉露冷，蛩吟砌。聽落葉西風渭水。寒雁兒長空嘹唳。陶元亮醉在東籬。”又《梧桐雨》雜劇第二折《普天樂》：“恨無窮，愁無限。爭奈倉促之際，避不得驀嶺登山。鑾駕遷。成都盼。更哪堪灑水西飛雁，一聲聲送上雕鞍。傷心故園，西風渭水，落日長安。”



## 十五

長調自以周、柳、蘇、辛為最工。美成《浪淘沙慢》二詞（1），精壯頓挫，已開北曲之先聲。若屯田之《八聲甘州》（2），東坡之《水調歌頭》（3），則佇興之作，格高千古，不能以常調論也。

（1） 周邦彥《浪淘沙慢》：“曉陰重，霜凋岸草，霧隱城堞。南陌脂車待發，東門帳飲乍闕。正拂面、垂楊堪攬結。掩紅淚、玉手親折。念漢浦離鴻去何許，經時信音絕。情切。望中地遠天闊。向露冷風清無人處，耿耿寒漏咽。嗟萬事難忘，唯是輕別。翠樽未竭，憑斷云、留取西樓殘月。羅帶光銷紋袞疊。連環解、舊香頓歇。怨歌永、瓊壺敲盡缺。恨春去、不與人期，弄夜色、空餘滿地梨花雪。”

又一闕：“萬葉戰，秋聲露結，雁度沙磧。細草和煙尚綠，遙山向晚更碧。見隱隱、云邊新月白。映落照、簾幕千家，聽數聲、何處倚樓笛？裝點盡秋色。

脈脈。旅情暗自消釋。念珠玉、臨水猶悲感，何況天涯客？憶少年歌酒，當時蹤跡。歲華易老，衣帶寬、懊惱心腸終窄。飛散後、風流人阻。蘭橋約、悵恨路隔。馬蹄過、猶嘶舊巷陌。嘆往事、一一堪傷，曠望極。凝思又把欄杆拍。”

（2） 柳永《八聲甘州》：“對瀟瀟暮雨灑江天，一番洗清秋。漸霜風淒慘，關河冷落，殘照當樓。是處紅衰翠減，苒苒物華休。惟有長江水，無語低流。不忍登高臨遠，望故鄉渺邈，歸思難收。嘆年來蹤跡，何事苦淹留。想佳人、妝樓顛望，誤幾回、天際識歸舟。爭知我、倚欄杆處、正恁凝愁。”

（3） 蘇軾《水調歌頭》（丙辰中秋，歡飲達旦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懷子由。）：“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？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”

## 十六

稼軒《賀新郎》詞“送茂嘉十二弟（1）”，章法絕妙。且語語有境界，此能品而幾於神者。然非有意為之，故後人不能學也。

（1） 辛棄疾《賀新郎》（送茂嘉十二弟）：“綠樹聽鶉鶯。更那堪、鷓鴣聲住，杜鵑聲切！啼到春歸無尋處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人間離別。馬上琵琶關塞黑，更長門翠輦辭金闕。看燕燕，送歸妾。將軍百戰身名裂。向河梁、回頭萬裏，故人長絕。易水蕭蕭西風冷，滿座衣冠似雪。正壯士悲歌未徹。啼鳥還知如許恨，

料不啼清淚長啼血。誰共我，醉明月？”

### 十七

稼軒《賀新郎》詞：“柳暗凌波路。送春歸猛風暴雨，一番新綠。(1)”又《定風波》詞：“從此酒酣明月夜。耳熱。(2)”“綠”“熱”二字，皆作上去用。與韓遇《東浦詞》《賀新郎》以“玉”“曲”葉“注”“女”，《鬲算子》以“夜”“謝”葉“食”“月”，已開北曲四聲通押之祖。

(1) 辛棄疾《賀新郎》：“柳暗凌波路。送春歸猛風暴雨，一番新綠。千里瀟湘葡萄漲，人解扁舟欲去。又檣燕留人相語。艇子飛來生塵步，唾花寒唱我新番句。波似箭，催鳴櫓。黃陵祠下山無數。聽湘娥、泠泠曲罷，為誰情苦？行到東吳春已暮，正江闊，潮平穩渡。望金雀觚稜翔舞。前度劉郎今重到，問玄都千樹花存否？愁為倩，麼弦訴。”

(2) 辛棄疾《定風波》：“金印累累佩陸離，河梁更賦斷腸詩。莫擁旌旗真個去。何處？玉堂元自要論思。且約風流三學士，同醉。春風看試幾槍旗。從此酒酣明月夜。耳熱。那邊應是說農時。”

(3) 韓玉《賀新郎》(詠水仙)：“綽約人如玉。試新妝嬌黃半綠，漢宮勻注。倚傍小欄閑凝佇，翠帶風前似舞。記洛浦當年儔侶。羅襪生塵香冉冉，料征鴻微步凌波女。驚夢斷，楚江曲。春工若見應為主。忍教都、閑亭笛管，冷風淒雨。待把此花都折取，和淚連香寄與。須信到離情如許。煙水茫茫斜照裡，是騷人九辨招魂處。千古恨，與誰語？”

(4) 韓玉《鬲運算元》：“楊柳綠成陰，初過寒食節。門掩金鋪獨自眠，哪更逢寒夜。強起立東風，慘慘梨花謝。何事王孫不早歸？寂寞鞦韆月。”

### 十八

譚復堂《篋中詞選》謂：“蔣鹿潭《水云樓詞》與成容若、項蓮生，二百年間，分鼎三足。”然《水云樓詞》小令頗有境界，長調惟存氣格。《憶云詞》精實有餘，超逸不足，皆不足與容若比。然視皋文、止庵輩，則侷乎遠矣。

### 十九

詞家時代之說，盛于國初。竹垞謂：詞至北宋而大，至南宋而深(1)。後此詞人，群奉其說。然其中亦非無具眼者。周保緒曰：“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，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。”又曰：“北宋詞多就景敘情，故珠圓玉潤，四照玲瓏。至稼軒、白石，一變而為即事敘景，故深者反淺，曲者反直。

(2)”潘四農曰：“詞濫觴于唐，暢於五代，而意格之閎深曲摯，則莫盛於北宋。詞之有北宋，猶詩之有盛唐。至南宋則稍衰矣。

(3)”劉融齋曰：“北宋詞用密亦疏、用隱亦亮、用沈亦快、用細亦闊、用精亦渾。南宋只是掉轉過來。

(4)”可知此事自有公論。雖止庵詞頗淺薄，潘劉尤甚。然其推尊北宋，則與明季云間諸公，同一卓識也。

(1) 朱彝尊《詞綜發凡》：“世人言詞，必稱北宋。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，至宋季而始極其變。”

(2) 見周濟《介存齋論詞雜著》。

(3) 見潘德興《養一齋集》卷二十二“與葉生名澧書”。

(4) 見劉熙載《藝概》卷四《詞曲概》。

二十

唐五代北宋詞，可謂生香真色。若云間諸公，則綵花耳。湘真且然，況其次也者乎？

二一

《衍波詞》之佳者，頗似賀方回。雖不及容若，要在浙中諸子之上。

二二

近人詞如《復堂詞》之深婉，《疆村詞》之隱秀，皆在半塘老人上。疆村學夢窗而情味較夢窗反勝。蓋有臨川廬陵之高華，而濟以白石之疏越者。學人之詞，斯為極則。然古人自然神妙處，尚未見及。

二三

宋直方《蝶戀花》：“新樣羅衣渾棄卻，猶尋舊日春衫著。(1)”譚復堂《蝶戀花》：“連理枝頭儂與汝，千花百草從渠許。(2)”可謂寄興深微。

(1) 宋徵興《蝶戀花》：“寶枕輕風秋夢薄，紅斂雙蛾，顛倒垂金雀。新樣羅衣渾棄卻，猶尋舊日春衫著。偏是斷腸花不落，人苦傷心，鏡裏顏非昨。曾誤當初青女約，至今霜夜思量著。”

(2) 譚獻《蝶戀花》：“帳裏迷離香似霧，不燼爐灰，酒醒聞餘語。連理枝頭儂與汝，千花百草從渠許。蓮子青青心獨苦，一唱將離，日日風兼雨。豆蔻香殘楊柳暮，當時人面無尋處。”

## 二四

《半塘丁稿》中和馮正中《鵲踏枝》十闕，乃《鶯翁詞》之最精者。“望遠愁多休縱目”等闕，郁伊惝恍，令人不能為懷。《定稿》只存六闕，殊為未允也。

(1) 王鵬運《鵲踏枝》(馮正中《鵲踏枝》十四闕，郁伊惝恍，義兼比興，蒙耆誦焉。春日端居，依次屬和。就均成詞，無關寄託，而章句尤為凌雜。憶云生云：“不為無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？”三復前言，我懷如揭矣。時光緒丙申三月二十八日。錄十。):“落蕊殘陽紅片片，懊恨比鄰，盡日流鶯轉。似雪楊花吹又散，東風無力將春限。慵把香羅裁便面，換到輕衫，歡意垂垂淺。襟上淚痕猶隱見，笛聲催按梁州遍。”

其一。“斜日危欄凝佇久，問訊花枝，可是年時舊？濃睡朝朝如中酒，誰憐夢裏人消瘦。香閣簾櫳煙閣柳，片霎氤氳，不信尋常有。休遣歌筵回舞袖，好懷珍重春三後。”

其二。“譜到陽關聲欲裂，亭短亭長，楊柳那堪折。挑菜湔裙春事歇，帶羅羞指同心結。千里孤光同皓月，畫角吹殘，風外還嗚咽。有限墜歡真忍說，傷生第一生離別。”

其三。“風蕩春云羅衫薄，難得輕陰，芳事休閑卻。幾日啼鶯花又落，綠箋莫忘深深約。老去吟情渾寂寞，細雨簷花，空憶燈前酌。隔院玉簫聲乍作，眼前何物供哀樂？”

其四。“漫說目成心便許，無據楊花，風裏頻來去。悵望朱樓難寄語，傷春誰念司勛誤？枉把遊絲牽弱縷，幾片閑云，迷卻相思路。錦帳珠簾歌舞處，舊歡新恨思量否？”其五。“晝日慄慄驚夜短，片霎歡娛，那惜千金換。燕睨鶯顰春不管，敢辭弦索為君斷？隱隱輕雷聞隔岸，暮雨朝霞，咫尺迷云漢。獨對舞衣思舊伴，龍山極目煙塵滿。”其六。“望遠愁多休縱目，步繞珍叢，看筍將成竹。曉露暗垂珠簾簌，芳林一帶如新浴。簷外春山森碧玉，夢裏驂鸞，記過清湘曲。自定新弦移雁足，弦聲未抵歸心促。”其七。“誰遣春韶隨水去？醉倒芳樽，望卻朝和暮。換盡大堤芳草路，倡條都是相思樹。蠟燭有心燈解語，淚盡唇焦，此恨消沈否？坐對東風憐弱絮，萍飄後日知何處？”其八。“對酒肯教歡意盡？醉醒慄慄，無那忺春困。錦字雙行箋別恨，淚珠界破殘妝粉。輕燕受風飛遠近，消息誰傳，盼斷烏衣信。曲幾無憀閑自隱，鏡奩心事孤鸞鬢。”其九。“幾見花

飛能上樹，難繫流光，枉費垂楊縷。箏雁斜飛排錦柱，只伊不解將春去。漫詡心情黏地絮，容易飄揚，那不驚風雨。倚遍欄杆誰與語？思量有恨無人處。”其十。今《半塘定稿·鶯翁集》中存《鵲踏枝》六闕，計刪第三、第六、第七、第九四闕。

## 二五

固哉皋文之為詞也！飛卿《菩薩蠻》、永叔《蝶戀花》、子瞻《蔔運算元》，皆興到之作，有何命意？皆被皋文深文羅織（1）。阮亭《花草蒙拾》謂：“坡公命宮磨蠍，生前為王珪舒亶輩所苦，身後又硬受此差排。（2）”由今觀之，受差排者，獨一坡公已耶？

（1）溫庭筠《菩薩蠻》：“小山重疊金明滅，鬢云欲度香腮雪。懶起畫蛾眉，弄妝梳洗遲。照花前後鏡，花面交相映。新帖繡羅襦，雙雙金鷓鴣。”張惠言《詞選》評：“此感士不遇也，篇法仿佛《長門賦》。「照花」四句，《離騷》初服之意。”

歐陽修《蝶戀花》，即馮延巳《鵲踏枝》：“庭院深深深幾許？楊柳堆煙，簾幕無重數。玉勒雕鞍遊冶處，樓高不見章台路。雨橫風狂三月暮，門掩黃昏，無計留春住。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”張惠言《詞選》評：“庭院深深，閨中既以邃遠也。樓高不見，哲王又不寤也。章台遊冶，小人之徑。雨橫風狂，政令暴急也。亂紅飛去，斥逐者非一人而已，殆為韓範作乎？”

蘇軾《蔔運算元》（黃州定慧院寓居作）：“缺月掛梧桐，漏斷人初靜。誰見幽人獨往來，縹緲孤鴻影。驚起卻回頭，有恨無人省。揀盡寒枝不肯棲，寂寞沙洲冷。”張惠言《詞選》評：“此東坡在黃州作。●陽居士云〔《唐宋諸賢絕妙好詞選》卷二〕：缺月，刺明微也。漏斷，暗時也。幽人，不得志也。獨往來，無助也。驚鴻，賢人不安也。回頭，愛君不忘也。無人省，君不察也。揀盡寒枝不肯棲，不偷安於高位也。寂寞沙洲冷，非所安也。此詞與《考槃》詩極相似。”

（2）王士禎《花草蒙拾》：“僕嘗戲謂：坡公命宮磨蠍，湖州詩案，生前為王珪舒亶輩所苦，身後又硬受此差排耶？”

## 二六

賀黃公謂：“姜論史詞，不稱其「軟語商量」，而賞其「柳暗花暝」，固知不免項羽學兵法之恨。（1）”然“柳暗花暝”自是歐秦輩句法，前後有畫工化工之殊。吾從白石，不能附和黃公矣。

(1) 史達祖《雙雙燕》(詠燕):“過春社了,度簾幕中間,去年塵冷。差池欲往,試入舊巢相並。還相雕梁藻井,又軟語商量不定。飄然快拂花梢,翠尾分開紅影。芳徑,芹泥雨潤。愛貼地爭飛,競誇輕俊。紅樓歸晚,看足柳暗花暝。應自棲香正穩,便忘了、天涯芳信。愁損翠黛雙娥,日日畫欄獨憑。”賀黃公語,見賀裳《皺水軒詞筌》。姜論史詞,見《中興以來絕妙詞選》卷七所引。

## 二七

“池塘春草謝家春,萬古千秋五字新。傳語閉門陳正字,可憐無補費精神。”此遺山《論詩絕句》也。夢窗、玉田輩,當不樂聞此語。

## 二八

朱子《清邃閣論詩》謂:“古人詩中有句,今人詩更無句,只是一直說將去。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。”餘謂北宋之詞有句,南宋以後便無句。玉田、草窗之詞,所謂“一日作百首也得”者也。

## 二九

朱子謂:“梅聖俞詩,不是平淡,乃是枯槁。”餘謂草窗、玉田之詞亦然。

(1) 見朱熹《清邃閣論詩》。

## 三十

“自憐詩酒瘦,難應接,許多春色。

(1)” “能幾番遊,看花又是明年。

(2)” 此等語亦算警句耶?乃值如許筆力!

(1) 史達祖《喜遷鶯》:“月波疑滴,望玉壺天近,了無塵隔。翠眼圈花,冰絲織練,黃道寶光相值。自憐詩酒瘦,難應接,許多春色。最無賴,是隨香趁燭,曾伴狂客。蹤跡。謾記憶。老了杜郎,忍聽東風笛。柳院燈疏,梅廳雪在,誰與細傾春碧。舊情拘未定,猶自學、當年遊歷。怕萬一,誤玉人夜寒簾隙。”

(3) 張炎《高陽台》(西湖春感):“接葉巢鶯,平波捲絮,斷橋斜日歸船。能幾番遊?看花又是明年。東風且伴薔薇住,到薔薇、春已堪憐。更淒然,萬綠西冷,一抹荒煙。當年燕子知何處?但苔深韋曲,草暗斜川。見說新愁,如今也到鷗邊。無心再續笙歌夢,掩重門、淺醉閑眠。莫開簾,怕見飛花,怕聽啼鶯。”

### 三一

文文山詞，風骨甚高，亦有境界，遠在聖與、叔夏、公謹諸公之上。亦如明初誠意伯詞，非季迪、孟載諸人所敢望也。

### 三二

和凝《長命女》詞：“天欲曉。宮漏穿花聲繚繞，窗裏星光少。冷霞寒侵帳額，殘月光沈樹杪。夢斷錦闈空悄悄。強起愁眉小。”此詞前半，不減夏英公《喜遷鶯》也。

(1) 夏竦《喜遷鶯令》：“霞散綺，月垂鉤。簾捲未央樓。夜涼銀漢截天流，宮闕鎖清秋。瑤台樹，金莖露。鳳髓香盤煙霧。三千珠翠擁宸遊，水殿按涼州。”

### 三三

宋李希聲《詩話》云：“唐人作詩，正以風調高古為主。雖意遠語疏，皆為佳作。後人有切近的當、氣格凡下者，終使人可憎。(1)”餘謂北宋詞亦不妨疏遠。若梅溪以下，正所謂切近的當、氣格凡下者也。

(1) 見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卷十引。

### 三四

自竹垞痛貶《草堂詩餘》而推《絕妙好詞》(1)，後人群附和之。不知《草堂》雖有褻譚之作，然佳詞恆得十之六七。《絕妙好詞》則除張范辛劉諸家外，十之八九，皆極無聊賴之詞。古人云：小好小慚，大好大慚(2)，洵非虛語。

(1) 朱彝尊《書絕妙好詞後》：“詞人之作，自《草堂詩餘》盛行，屏去《激楚》《陽阿》，而《巴人》之唱齊進矣。周公謹《絕妙好詞》選本雖未盡醇，然中多俊語，方諸《草堂》所錄，雅俗殊分。”

(2) 韓愈《與馮宿論文書》：“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，下筆令人慚。及示人，則以為好。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，大慚者則必以為大好矣。”

### 三五

梅溪、夢窗、玉田、草窗、西麓諸家，詞雖不同，然同失之膚淺。雖時代使然，亦其才分有限也。近人棄周鼎而寶康瓠，實難索解。

### 三六

余友沈昕伯自巴黎寄餘蝶戀花一闋云：“簾外東風隨燕到。春色東來，循我來時道。一霎圍場生綠草，歸遲卻怨春來早。錦繡一城春水繞。庭院笙歌，行樂多

年少。著意來開孤客抱，不知名字閑花鳥。”此詞當在晏氏父子間，南宋人不能道也。

### 三七

“君王枉把平陳樂，換得雷塘數畝田。(1)”政治家之言也。“長陵亦是閑丘隴，異日誰知與仲多？(2)”詩人之言也。政治家之眼，域於一人一事。詩人之眼，則通古今而觀之。詞人觀物，須用詩人之眼，不可用政治家之眼。故感事、懷古等作，當與壽詞同為詞家所禁也。

(1) 羅隱《隋帝陵》：“入郭登橋出登船，紅樓日日柳年年。君王忍把平陳樂，只換雷塘數畝田。”

(2) 唐彥謙《仲山》(高祖兄仲山隱居之所)：“千載遺蹤寄薜蘿，沛中鄉裏漢山河。長陵亦是閑丘隴，異日誰知與仲多？”

### 三八

宋人小說，多不足信。如《雪舟脞語》謂：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妓嚴蕊奴。朱晦庵繫治之。及晦庵移去，提刑嶽霖行部至台，蕊乞自便。嶽問曰：去將安歸？蕊賦《蔔運算元》詞云：“住也如何住”云云(1)。案此詞係仲友戚高宣教作，使蕊歌以侑觴者，見朱子“糾唐仲友奏牘”(2)。則《齊東野語》所紀朱唐公案(3)，恐亦未可信也。

(1) 陶宗儀《說郛》卷五十七引《雪舟脞語》：“唐悅齋仲友字與正，知台州。朱晦庵為浙東提舉，數不相得，至於互申。壽皇問宰執二人曲直。對曰：秀才爭閑氣耳。悅齋眷官妓嚴蕊奴，晦庵捕送囹圄。提刑岳商卿霖行部疏決，蕊奴乞自便。憲使問去將安歸？蕊奴賦《蔔運算元》，末云：「住也如何住，去又終須去。若得山花插滿頭，莫問奴歸處。」憲笑而釋之。”

(2) 朱熹《朱子大全》卷十九“按唐仲友第四狀”：“五月十六日筵會，仲友親戚高宣教撰曲一首，名《蔔運算元》，後一段云「去又如何去，住又如何住。待得山花插滿頭，休問奴歸處。」”

(3) 周密《齊東野語》卷十七“朱唐交奏本末”：“朱晦庵按唐仲友事，或言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有隙，朱主呂，故抑唐，是不然也。蓋唐平時恃才輕晦庵，而陳同父頗為朱所進，與唐每不相下。同父遊台，嘗狎籍妓，囑唐為脫籍，許之。偶郡集，唐語妓曰：‘汝果欲從陳官人耶？’妓謝。唐云：‘汝須能忍飢受凍仍可。’妓聞大恚。自是陳至妓家，無復前之奉承矣。陳知為唐所賣，亟往見朱。朱問：‘近日小唐云何？’答曰：‘唐謂公尚不識字，如何作監司？’朱



銜之，遂以部內有冤案，乞再巡按。既至台，適唐出迎少稽，朱益以陳言為信。立索郡印，付以次官。乃摭唐罪具奏，而唐亦以奏馳上。時唐鄉相王淮當軸。既進呈，上問王。王奏：‘此秀才爭閑氣耳。’遂兩平其事。詳見周平園《王季海日記》。而朱門諸賢所作《年譜道統錄》，乃以季海右唐而並斥之，非公論也。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，蓋親得之婺之諸呂云。”

### 三九

《滄浪》（1）《鳳兮》（2）二歌，已開楚辭體格。然楚詞之最工者，推屈原、宋玉，而後此之王褒、劉向之詞不與焉。五古之最工者，實推阮嗣宗、左太沖、郭景純、陶淵明，而前此曹劉，後此陳子昂、李太白不與焉。詞之最工者，實推後主、正中、永叔、少游、美成，而後此南宋諸公不與焉。

（1）《孟子·離婁上》有《孺子歌》曰：“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。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

（2）《論語·微子》：“楚狂接與歌而過孔子曰‘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已而已而，今之從政者殆矣！’”

### 四十

唐五代之詞，有句而無篇。南宋名家之詞，有篇而無句。有篇有句，唯李後主降宋後諸作，及永叔、子瞻、少游、美成、稼軒數人而已。

### 四一

唐五代北宋之詞家，倡優也。南宋後之詞家，俗子也。二者其失相等。但詞人之詞，寧失之倡優，不失之俗子。以俗子之可厭，較倡優為甚故也。

### 四二

《蝶戀花》“獨倚危樓（1）”一闋，是《六一詞》，亦見《樂章集》。餘謂：屯田輕薄子，只能道“奶奶蘭心蕙性（2）”耳。

（1）見本《刪稿》十一節。

（2）柳永《玉女搖仙佩》：“飛瓊伴侶，偶別珠宮，未返神仙行綴。取次梳妝，尋常言語，有得幾多姝麗。擬把名花比。恐旁人笑我，談何容易。細思算，奇葩艷卉，惟是深紅淺白而已。爭如這多情，占得人間，千嬌百媚。須信畫堂繡閣，皓月清風，忍把光陰輕棄。自古及今，佳人才子，少得當年雙美。且恁相偎倚。未消得，憐我多才多藝。願奶奶蘭心蕙性，枕前言下，表余深意。為盟誓。今生斷不孤鴛被。”

#### 四三

讀《會真記》者，惡張生之薄倖，而恕其奸非。讀《水滸傳》者，恕宋江之橫暴，而責其深險。此人人之所同也。故艷詞可作，唯萬不可作儂薄語。龔定庵詩云：“偶賦凌云偶倦飛，偶然閑慕遂初衣。偶逢錦瑟佳人問，便說尋春為汝歸。

(1)” 其人之涼薄無行，躍然紙墨間。余輩讀者卿伯可詞，亦有此感。視永叔、希文小詞何如耶？

(1) 此為龔自珍《乙亥雜詩》三百十五首之一，見《定庵續集》。

#### 四四

詞人之忠實，不獨對人事宜然。即對一草一木，亦須有忠實之意，否則所謂遊詞也。

#### 四五

讀《花間》《樽前》集，令人回想徐陵《玉台新詠》。讀《草堂詩餘》，令人回想袁穀《才調集》。讀朱竹垞《詞綜》，張皋文、董子遠《詞選》，令人回想沈德潛三朝詩別裁集。

#### 四六

明季國初諸老之論詞，大似袁簡齋之論詩，其失也，纖小而輕薄。竹垞以降之論詞者，大似沈規愚，其失也，枯槁而庸陋。

#### 四七

東坡之曠在神，白石之曠在貌。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，而暗中為營三窟之計，此其所以可鄙也。

#### 四八

“紛吾既有此內美兮，又重之已修能。(1)” 文學之事，於此二者，不能缺一。然詞乃抒情之作，故尤重內美。無內美而但有修能，則白石耳。

(1) 此二句出自屈原《離騷》。

#### 四九

詩人視一切外物，皆遊戲之材料也。然其遊戲，則以熱心為之，故詼諧與嚴重二性質，亦不可缺一也。

全集字數：24,024 字